

那些城

虹影

重庆

1997年,荷兰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题片,几乎把重庆与我生活相关的地方拍了个遍。那时,重庆还不是直辖市,南滨路仍是沙滩和吊脚楼房子,朝天门广场还没有。荷兰导演在人民大礼堂附近看景,仰望四周冒起来的高楼(他原以为重庆是一个村庄),不由得叫道:老天,我怎么觉得到了香港?

有一年,吉林电视台又来做我的纪录片,重庆又大变了,南滨路全是酒吧和餐馆,成了最繁华的一条长街,他们认为重庆已经比香港还香港。重庆大都会中心,完全像巴黎和伦敦的购物中心。楼上不仅有重庆火锅,也有地道的西餐,英国领事馆也在这儿。

他们白天扛着摄像机,不停地要我讲述重庆掌故和我的创作,不放过一条小巷子,一到晚上就会回到漂亮的南滨路,坐在餐馆大玻璃窗前拍重庆夜景。

我见过的城市,只有旧金山有如此的山水境界。我喜欢乘过江轮渡到朝天门,乘缆车而上。走到解放碑步行街。转到较场口,下可过大桥到南坪和南滨路。坐飞机降落重庆时,总在重庆市上空盘旋,我看下面熟悉的地区,心想,如果我一直生活在重庆,首先是存活,其次才是写作。

但,对一个有梦想的人来讲,是很难被毁掉的,因为我的身上具有重庆这个城市顽强的天性。

上海

父亲的妹妹住在富民路,是一幢老房子,我在复旦读书,经常周末去姑姑家吃饭,逛南京路。周末看国泰影院的连场电影。我喜欢深夜走过老上海的弄堂。

后来我做《上海王》新书发布会,住在国际饭店。做了奇异的梦,三个女人走到我床前,发现我睡觉,打开衣柜,换上我的衣服后,朝窗子走过去,牵手跳了下去。第二天我问到酒店相关的人,说是我住的房间当年真有人跳楼,还说到电梯摔死过一个女明星,当时电梯在修,她没注意,一步跨入。上海对我来说充满了灵感,一到这儿,我的神经束就立起来,故事朝我漫天扑来。上海是一个美人,穿着旗袍,永远年轻,永远知道我在想什么,我与她在夜晚相遇,她回眸一笑,我便心动怡然。

从1989年那个秋天,我从火车上下来,脚踏上火车月台站的那一瞬间,我就知道,这个城市与我一生脱不了干系。

伦敦

我一直不认识伦敦,伦敦对我而言,是多面脸。此刻,我就在伦敦,窗外居然飘起大雪,少见的大雪。

伦敦有运河,运河有船,以前想在船上生活,现在也想,我的英国出版商A与她的作家丈夫就生活在船上,经常在脸书上看到她晒照片。我第一次见她,她还是我的文学代理人,墙上是极大的油画。她把我领进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,没想到之后她进了那儿,做总编辑。

伦敦这儿有太多记忆,好些东西是不敢面对的,这一年,我都阻碍在此,就不得不面对。命运之舟的涌动完全不依人喜好而定,我伸手握一片雪花,它冰凉,可是在手心里,没一会儿就融化了。真理却相反,在那儿,一直在那儿,待你看清之后,还在那儿。

北京

从小,我心里就向往北京,只要到北京,就是最好的梦。我一直做这个梦,靠近它。

北大对我是一个地标,景山公园也是,曾登上它的顶,俯瞰整个北京,用一个英国诗人朱利安的视角看北京,胡明里他与阿克顿见面,他们对北京充满感情,这既是他们的心境,也是我的心境。

在这儿第一次见到诗人蔡其矫先生,他陪我走在老城墙下,一起看护城墙河。在这座古老之城,我见到了许多人物,都是心仪已之久。北京藏龙卧虎,北京新鲜如春风,北京2000年那个生日,我第一次用写作的报酬,换了一个可安放书桌的房间,那也是人生第一次安定了下来,虽然是一个人。

从那之后,我在北京整整住了二十年。

西安疫情前,看陕西电视体育频道,正看到专访歌手李琛。李琛人长得很帅,是个残疾人歌手,他的代表作《窗外》,几乎红遍大江南北。这首歌虽然是爱情歌曲,但却给我带来很多想象。

记得大约在1986年,天津《小说家》杂志设了一个栏目:同题小说擂台赛。有一期题目为:临街的窗。几个作者都是当时的名作家,很有看点。我那时家住农村,住的是平房小院,很难理解“临街的窗”是什么感觉。后来,看了小说《水浒》中潘金莲与西门庆隔窗相见引来杀身之祸,才明白这临街的窗是好事也是坏事。

我是2000年在北京通州区买的商品房。那房在三楼,后窗临街,可以看到对面的酒店,也可以看到街上往来的车辆和人群。入夜,窗外的灯光连着灯光,如果不拉上窗帘,不关严窗户,是很难入睡的。那时,我家还没买私家车,回二十里地以外的父母家,常坐私人的黑车。开黑车的有个街坊,他停车的地方就在一排柳树下,刚好我可以看到。每次想回父母家,我就到后窗看一眼,只要他在,我就冲他喊一嗓子,他听到后便向我扬一下



致友人

王养浩

一
一夜惊严冬,风寒且冰冻。傲霜美翠柏,滑雪笑顽童。妖孽未除尽,佳节不放松。围炉团圆夜,举樽颂英雄。

二
病缠风雨天,步履蹒跚间。暖心来帮衬,伏身勤指点。脱杖欲向前,举目尽思贤。夜夜盼春风,疾行上山巅。

三
沪上春意浓,牡丹花开红。田间农耕起,厂里机声隆。绿苑廊亭耸,商街人潮涌。虎年呈吉祥,气象九州宏。

手。这种默契,我们持续了有两年。

十几年前,应中国残联的邀请,我和在京的许多作家集体为全国自强之星写人物特写。我选择到上海,去写一个盲人歌手。我是在静安区的一个

窗外

红孩

街道办事处见到这位歌手的。那是下午两点多,窗外暑热,一丝风都没有。我拿着采访本不停地在脸前扇着。忽然,几声自行车铃响把我唤醒,街道残联的同志说,胡前来了。但见这个叫胡前的人,高高的个子,戴着墨镜,进得门来爽朗地大笑,我觉得他很费翔。残联的同志简单把我来的目的讲清

楚后,胡前便毫无掩饰地向我讲起他的经历。胡前不是先天失明的,他是在中学逐渐失明的,后来他索性不上学,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。我觉得很好奇,问他怎么能把货分得清楚,钱数得明白,胡前说,人这方面功能没有了,那方面就变得强大了。胡前喜欢唱歌,弹着吉他唱,在小卖部里没人的时候,他就纵情地唱。久而久之,他把对面楼上的一个姑娘的心给唱活了。姑娘只要在家,就把窗户打开,任那歌声撞击她的心扉。渐渐的,姑娘有意接近他,甚至帮他卖东西,俨然他们开的是夫妻店。当时,姑娘还不认为胡前是全盲,直到有一天胡前去参加一个演唱会,当胡前唱完歌,摘下墨镜时,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位盲人歌手。

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窗外。前年疫情期间,我的朋友玲姐回贵阳陪母亲过年。本来,与养老中心说好,腊月二十八就把老人接回家中。孰料,突发的疫情瞬间把这种想法终止了。养老中心通知玲姐,你们在院里同老人待半个小时后,迅速离开,具体什么时间能再来,听消息。玲姐说,老

人由于患阿尔茨海默症,已经认不出她,她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,多么希望母亲那一刻能叫出她的名字。玲姐从家到养老中心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,每天她都要到养老中心门口去看母亲,说是看,其实只是心里安慰,她知道母亲住在四楼,她会从左到右挨个数窗户,当数到母亲所在的那个窗户时,她的目光就停滞在那里。如果窗户没开,她就猜想母亲已经睡着了。如果窗户开着,她就期望母亲能够在窗前向她招招手,哪怕母亲的身影在那里晃一下也是好的。但这一切都是泡影。在封控的78天里,玲姐每天都坚持到养老中心去看母亲,去看那扇母亲房间的窗。疫情结束后,玲姐给我发来她写的日记,字里行间,母女之情跃然纸上,让人读得潸然泪下。

几天前,西安疫情的胶着期。我朋友曹总、西安故乡润土酒店的老板,给我打电话。我问他酒店变成隔离酒店有何感想,他说,不经历大事就不知道什么叫大局,不经历具体事就不知道什么叫事无巨细。自从酒店被定为隔离酒店后,上下动员,从客房到厨房,从采购到垃圾处理,每个环节都必须百分之百落实完成。我说,那你们几个也都吃住酒店了?曹总说,那必须的。疫情面前,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,只有政府、市民、医护人员齐心协力,才能赢得最终胜利。我说,你每天最想做的是什么?曹总说,我每天早晨起来,最想做的事就是站在窗户外,看看窗外,哪怕看到一辆车一个行人。过去,酒店门口车水马龙,常嫌这里太嘈杂拥挤,现在,多么渴望那样的日子早日到来呀!我听罢笑了,说:我想到了小说《围城》,真的是城里的人想出来,不过,如今的城外人确实不想进来啊!

我和曹总约定,等疫情结束,我一定到故乡润土酒店造访。那里,毕竟是我文学灵感的福地!



风雪山神庙
逼上梁山泊

夜奔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为繁荣文艺创作,1978年,上海作协《上海文艺》编辑部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,我荣幸受到邀请,幸运地聆听著名军旅作家吴强先生关于文艺创作的真相灼见。

座谈会设在作协东厅,我就坐在长方形桌子东侧第一个也即紧靠吴老左手的座位上,故他的言谈神情耳闻目睹得真切切切。

吴老声音洪亮,一开口就直奔主题:“文艺创作要注重艺术良心!所谓艺术良心就是要真实,生活真实、历史真实,违背了这一条就失去生命,失去价值,别把读者观众当傻瓜,胡编乱造没人会买你的账。”

这番话在当今实属寻常,可在那时,满天下是“高大全”,故似落地春雷,全场霎时肃静,全神注目吴老。

“但是!”吴老突然满脸严肃,“总会有人斜刺里杀将出来打棍子,扣帽子,说你右倾。其实别看他一套一套的,煞有介事,其实连基本常识都不懂,经不起一驳。”空气顿时严峻,知道吴老要亮剑了。果然吴老伸出右臂直指南边座位说:“当年那人就坐在这个位置上,指责我在《红日》里为什么把国民党反动将领张灵甫写得那么神气威风,是何居心?想给他树碑立传,进而为反动派招尸还魂吗?我当即反驳:你也算是搞文艺的,难道不懂得反衬手法吗?”

吴老接着就举“武松打虎”一例。他说,武松面对的老虎有多厉害:外貌吊睛白额,一吼地动山摇,一跃半空高,一扑一掀一剪把武松吓得酒醒出冷汗,慌了手脚,竟把棍棒错砸在枯树上……“施耐庵笔下的老虎是何等的厉害,当然是赞美老虎,毋庸多说,是为了反衬武松的神威。如果武松打的是假灶猫,哪怕是病老虎,阳谷县民众还会拥戴他为打虎英雄吗?”

说到这里,吴老似为缓和会场气氛,微笑地环视大家,继续说:“文艺作品是源自生活,高于生活,但不是海市蜃楼,应以真实为基础,尤其涉及历史题材,要经得起史实检验。我亲身经历华东战场,战争不是玩游戏,更不是游戏,是刀枪鲜血,你死我活。粟裕的对手张灵甫确实是一员猛将,不然怎么会从苏北直窜进山东,粟裕正是歼灭了这不可一世的王牌师才赢得全军敬仰,我才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了《红日》,为杰出军事家树立丰碑。”

吴老又说:“由于反面人物失实,正面人物也就架空,变得不可信……由此谈谈正面人物塑造同样要坚持真实,可以强化、丰满,但不能失实……希望大家起始步走好,坚守文艺之生命:真实。”

真实——艺术的生命!说通俗点:要接地气。

聆听吴强一席话

吴钟麟



十日谈

提案的力量
责编:刘芳

文化,让滨江更美好,请看明日本栏。